

高僧傳 卷

14
1475
22



門 1 4
號 1475
卷 22

高僧傳卷第八

義解五

釋僧淵一

釋道慧三

釋道盛五

釋智林七

釋元暢九

釋僧慧十一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釋曇度二十四

釋僧鍾四十二

釋宏充六十八

釋法瑗八十八

釋僧遠十

釋僧柔十二

高僧傳卷八

海山仙館叢書

昭和十五年
十二月二日
購求

釋慧基十三

釋慧次十四

釋慧隆十五

釋僧宗十六

釋法安十七

釋僧印十八

釋法度十九

釋智秀二十

釋慧球二十一

釋僧盛二十二

釋智順二十三

釋寶亮二十四

釋法通二十五

釋慧集二十六

釋曇斐二十

釋僧淵本姓趙潁川人魏司空儼之後也少好讀書進

戒之後專攻佛義初遊徐州止白塔寺從僧高受成實

毗曇二論學未三年功踰十載慧解之聲馳於遐爾淵

風姿宏偉腰帶十圍神氣清遠含吐灑落隱士劉因之

捨所住山給為精舍曇度慧記道登並從淵受業慧記

兼通數論道登善涅槃法華並為魏主元宏所重馳名

偽國淵以為太和五年卒春秋六十有八即齊建元三

年也

釋曇度本姓蔡江陵人少而敬慎威儀素以戒範致稱

神情敏悟鑒徹過人後遊學京師備貫眾典涅槃法華

維摩大品並探索微隱思發言外因以脚疾西遊乃造
徐州從僧淵法師更受成實論遂精通此部獨步當時
魏主元宏聞風餐挹遣使徵請既達平城大開講席宏
致敬下筵親管理味於是停止僞都法化相續學徒自
遠而至千有餘人以僞太和十三年卒於僞國卽齊永
明六年也撰成實論大義疏八卷盛傳北土

釋道慧姓王餘姚人寓居建業十一出家爲僧遠弟子
止靈曜寺至年十四讀廬山慧遠集酒慨然歎息恨有
生之晚遂與友人智順泝流千里觀遠遺迹於是憩廬

山西寺涉歷三年更還京邑時王或辯三相義大聚學
僧慧時年十七便發問數番言語元微詮牒有次衆咸
奇之後受業於猛斌二法師猛嘗講成實張融構難重
疊猛稱疾不堪多領乃命慧令答之融以慧年少頗恊
輕心慧乘機挫銳言必詣理酬酢往還綽有餘裕善大
乘明數論講說相續學徒甚盛區別義類始爲章段焉
褚澄謝超宗名重當時並見推禮慧以母年老欲存資
奉乃移憩莊嚴寺母怡其志復出家爲道捨宅爲福不
遠精舍慧以齊建元三年卒春秋三十有一臨終呼取

塵尾授友人智順順曰如此之人年不至四十惜矣
因以塵尾內棺中而殮焉葬於鍾山之陽陳郡謝超宗
爲造碑銘時莊嚴復有元趣僧達並以學解見稱趣博
通衆經兼精內外而尤善席上風軌可欣達少而頭白
時人號曰白頭達亦博解衆典尤精往復而性剛忤物
被擯長沙

釋僧鍾姓孫魯郡人十六出家居貧履道嘗至壽春導
公見而奇之譙郡王鄴重其志操供以四事後請講百
論導往聽之乃謂人曰後生可畏真不虛矣鍾妙善成

實三論涅槃十地等後南遊京邑止于中興寺永明初
魏使李道固來聘會于寺內帝以鍾有德聲敕令酬對
往復移時言無失厝日影小晚鍾不食固曰何以不食
鍾曰古佛道法過中不餐固曰何爲聲聞耶鍾曰應以
聲聞得度者故現聲聞時人以爲名答爾後盤桓講說
稟聽成羣齊文惠太子竟陵文宣王數請南面齊永明
七年卒春秋六十時與鍾齊名比德者曇讖曇遷僧表
僧最敏達僧寶等並各善經論悉爲文宣所敬迭與講
席矣

釋道盛姓朱沛國人幼出家務學善涅槃維摩兼通周易始住湘州宋明承風敕令下京止彭城寺謝超宗一遇遂敬以師禮迺著述交論及生死本無源論等後憩天保寺齊高帝敕代曇度爲僧主丹陽尹沈文季素奉黃老排嫉能仁迺建義符僧局責僧屬籍欲沙簡僧尼由盛綱領有功事得寧寢後沈文季故於天保寺設會令陸修靜與盛論議盛旣理有所長又辭氣雋發嘲諢往還言無蹙屈靜意不獲申恧焉而退盛以齊永明中卒春秋六十餘矣

釋宏充涼州人少有志力通莊老解經律大明末過江初止多寶寺善能問難先達多爲所屈後自開法筵鋒鏑互起充旣思入元微口辯天逸通疑釋滯無所間然每講法華十地聽者盈堂宋太宰江夏文獻王義恭雅重之明帝踐祚起湘宮寺請充爲綱領於是移居焉于時湘宮又有法鮮比丘亦聰哲有思力與充齊名充以齊永明中卒春秋七十有三注文殊問菩提經及注首楞嚴經

釋智林高昌人初出家爲亮公弟子幼而崇理好學負

高僧傳卷八
五
表長安振錫江豫博採羣典特善雜心及亮公被擯弟子十二人皆隨之嶺外林乃憩踵番禺化清海曲至宋明之初敕在所資給發遣下京止靈基寺講說相續稟服成羣申明二諦義有三宗不同時汝南周顒又作三宗論既與林意相符深所欣慰迺致書於顒曰近聞檀越敘二諦之新意陳三宗之取捨聲殊恆律雖進物不速如貧道鄙懷謂天下之理唯此爲得焉不如此非理也是以相勸速著紙筆比見往來者聞作論已成隨喜充遍特非常重又承檀越恐立異當時干犯學衆製論

雖成定不必出聞之矍然不覺興卧此義旨趣似非初開妙音中絕六十七載理高常韻莫有能傳貧道年二十時便忝得此義常謂藉此微悟可以得道竊每懽喜無與共之年少見長安耆老多云關中高勝迺舊有此義當法集盛時能深得斯趣者本無多人既犯越常情後進聽受便自甚寡傳過江東略無其人貧道捉麈尾已來四十餘年東西講說謬重一時其餘義統頗見宗錄唯有此途白黑無一人得者貧道積年迺爲之發病既痾衰末命加復旦夕西旋顧唯此道從今永絕不言

檀越天機發緒獨創方寸非意此音猥來入耳且欣且
慰實無以況建明斯義使法燈有種始是真實行道第
一功德雖復國城妻子施佛及僧其爲福利無以相過
旣幸以詮述想便宜廣宣使賞音者見也論明法理當
仁不讓豈得顧惜衆心以失奇趣耶若此論已成遂復
中寢恐檀越方來或以此爲巨障往之懇也然非戲論
矣想便寫一本惠貧道資以還西使處處宏通也此小
亦牽故入山取敘深企付之顯因出論焉故三宗之旨
傳述至今林形長八尺天姿瓌雅登座震吼談吐若流

後辭還高昌齊永明五年卒春秋七十有九著二諦論
及毗曇雜心記并注十二門論中論等
釋法瑗姓辛隴西人辛毗之後長兄源明仕僞魏爲大
尚書第二兄法愛亦爲沙門解經論兼數術爲芮芮國
師俸以三千戶瑗幼而濶達倜儻殊羣路見貧寒輒脫
衣爲惠初出家事梁州沙門竺慧開開懿德通神時人
謂得初果開謂瑗曰汝情悟若此必能綱總末化宜競
力博聞無得獨善於是辭開遊學經涉燕趙去來鄴洛
值胡寇縱橫關隴鼎沸瑗冒險履危學業無怠元嘉十

高僧傳卷八
五年還梁州因進成都後東適建業依道場慧觀爲師
篤志大乘傷尋數論外典墳索頗亦披覽後入廬山守
靜味禪澄思五門遊心三觀頃之刺史庾登之請出山
講說後文帝訪覓述生公頓悟義者迺敕下都使頓悟
之旨重伸宋代何尚之聞而歎曰常謂生公沒後微言
永絕今日復聞象外之談可謂天未喪斯文也帝敕爲
南平穆王鑠五戒師及孝武卽位敕爲西陽王子尙友
辭疾不堪久之獲免因廬于方山注勝鬘及微密持經
論議之隙時談孝經喪服後天保改構請瑗居之因辭

山出邑綱維寺綱刺史王景文往候正值講喪服問論
數番稱善而退及明帝造湘宮新成大開講肆妙選英
僧敕請瑗尤當法主帝乃降蹕法筵公卿會坐一時之
盛觀者榮之後齊文惠又請居靈根因移彼寺太尉王
儉門無雜交唯待瑗若師書驛盡敬以齊永明七年卒
春秋八十一矣時靈根寺又有法常智興並博通經論
數當講說常迺尤能劇談爲時匠所憚而性甚剛梗不
偶人俗

釋元暢姓趙河西金城人少時家門爲胡虜所滅禍將

高僧傳卷八
及暢虜帥見暢而止之曰此兒目光外射非凡童也遂
獲免仍往涼州出家本名慧智後遇元高事爲弟子高
每奇之事必共議因改名元暢以表付囑之旨其後虐
虜剪滅佛法害諸沙門唯暢得走以元嘉二十二年閏
五月十七日發自平城路由代郡上谷東跨太行路經
幽冀南轉將至孟津唯手把一束楊枝一扼葱葉虜騎
追逐將欲及之乃以楊枝擊沙沙起天闇人馬不能得
前有頃沙息騎已復至於是投身河中唯以葱葉內鼻
孔中通氣度水以八月一日達于揚州洞曉經律深入

禪要占記吉凶靡不誠驗墳索子氏多所該涉至於世
技雜能罕不畢備初華嚴大部文旨浩博終古以來未
有宣釋暢乃竭思幽尋提章比句傳講迄今暢其始也
又善於三論爲學者之宗宋文帝深加歎重請爲太子
師再三固讓弟子謂之曰法師方欲宏道濟物廣宣名
教今帝王虛已相延皇儲蓄禮思敬若道揚聖躬則四
海歸德今矯然高讓將非聲聞耶暢曰此可與智者說
難與俗人言也及太初事故方知先覺自爾遷憩荊州
止長沙寺時沙門功德直出念佛三昧經等暢刊正文

高僧傳卷八
九
字辭旨婉切又舒手出香掌中流水莫之測也迄宋之季年乃飛舟遠舉迺適成都初止大石寺乃手畫作金剛密迹等十六神像至昇明三年又遊西界觀矚岷嶺乃於岷山郡北部廣陽縣界見齊后山遂有終焉之志仍倚巖傍谷結草爲菴弟子法期見神人乘馬著青單衣繞山一匝還示造塔之處以齊建元元年四月二十三日建刹立寺名曰齊興正是齊太祖受錫命之辰天時人事萬里懸合時傅琰西鎮成都欽暢風軌待以師敬暢立寺之後乃致書於琰曰貧道棲荆累稔年衰疹

積厭毒人誼所以遠託岷界卜居斯阜在廣陽之東去城千步逶迤長亘連壘巒嶺開四澗亘列五峰抱郭懷邑迴望三方負巒背岳遠矚九流以去年四月二十三日創功覆簣前冬至此訪承爾日正是陛下龍飛之辰蓋闡道配太極者嘉瑞自顯德同二儀者神應必彰所以河洛眇有周之兆靈石表大晉之徵伏謂茲山之符驗豈非齊帝之靈應耶檀越奉國情深至使運屬時徵不能忘心豈能遺事輒疏山讚一篇以露愚抱讚曰峩峩齊山誕自幽冥潛瑞幾昔帝號乃明岑戴聖字兆

祚休名巒根雲坦峰岳霞平規巖擬剝度嶺締經創工
之日龍飛紫庭道伴二儀四海均清終天之祚岳德表
靈琰卽具以表聞敕蠲百戶以充俸給齊驃騎豫章王
嶷作鎮荆陝遣使徵請河南吐谷渾主遙心敬慕迺馳
騎數百迎於齊山值已東赴遂不相及至齊武升位司
徒文宣王啓自江陵旋于京師文惠太子又遣徵迎旣
敕命重疊辭不獲免於是汎舟東下中途動疾帶恙至
京傾衆阻望止住靈根少時而卒春秋六十有九是歲
齊永明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卽究于鍾阜獨龍山前臨

川獻王立碑汝南周顒製文

釋僧遠姓皇渤海重舍人其先北地皇甫氏避難海隅
故去甫存皇焉遠幼而樂道年十六欲出家父母不許
因蔬食懺誦曉夜不輟年十八方獲入道時有沙門道
憑高才秀德聲蓋海岱遠從受學通明數論貫大小乘
宋大明中度江住彭城寺昇明中於小丹陽牛落山立
精舍名曰龍淵遠年三十一始於青州孫秦寺南面講
說言論清暢風容秀整坐者四百餘人莫不悅服瑯琊
王僧達才貴當世藉遠風素延止衆造寺遠周貧濟乏

身無留財有元紹比丘每給以金貝遠讓而弗受嘗一時行青園聞里中有得時氣病者憫而造之見駢尸侶病者數人人莫敢近遠深加痛惋留止不忍去因爲告乞歛死撫生恩加骨肉宋親安孝敬王子鸞爲亡所生母殷貴妃造新安寺敕選三州招延英哲遠與小山法瑤南澗顯亮俱被徵召皆推遠爲允舉之首大明六年九月右司奏曰臣聞邃拱凝居非期宏峻拳跪槃伏豈止敬恭將以昭張四維締制八寓故雖儒法枝派名墨條流至於崇親嚴上厥繇靡爽唯浮圖爲教邊自龍裔

宗旨緬邈微言淪遠拘文蔽道在末彌扇遂乃陵越典度偃居尊戚失隨方之妙迹迷製化之淵美夫佛法以謙儉自牧忠虔爲道不輕比丘遭人必拜目連桑門遇長則禮寧有屈膝四輩而簡禮二親稽首耆臘而直骸萬乘者哉故咸康劄議元興載述而事屈偏黨道挫餘分今鴻源遙洗羣流仰鏡九仙賚寶百神聳職而畿輦之內含弗臣之氓階席之間延抗禮之客懼非所以澄一風範詳示景則者也臣等參議以爲沙門接見皆當盡禮敬之容依其本俗則朝微有序乘方兼遠矣帝雖

頗信法而尤自驕縱故奏上之日詔即可焉遠時歎曰
我剃頭沙門本出家求道何關於帝王即日謝病仍隱
迹上定林山及景和之中此制又寢還遵舊章宋明踐
祚請遠爲師竟不能致其後山居逸迹之賓傲世凌雲
之士莫不策蹕山門展敬禪室廬山何點汝南周顒齊
郡明僧紹濮陽吳苞吳國張融皆投身接足諮其戒範
後宋建平王景素謂棲元寺是先王經始旣寺是人外
欲請遠居之慙慙再三遂不下山齊太祖將升位入山
尋遠遠固辭老疾足不垂床太祖躬自降禮諮訪委悉

及登禪復鑾駕臨幸將詣遠房房閤狹小不容輿蓋太
祖欲見遠遠持操不動太祖遣問卧起然後轉蹕而去
遠會不屑焉至于寢疾文惠文宣並伏膺師禮數往參
候時貴卿士往還不絕遠蔬食五十餘年澗飲二十餘
載遊心法苑緬想人外高步山門蕭然物表以齊永明
二年正月卒于定林上寺春秋七十有一帝致書於沙
門法獻曰承遠上無常弟子夜中已自知之遠上此去
甚得好處諸佳非一不復增悲也一二遲見法師方可
敘瑞夢耳今正爲作功德所須可具疏來也竟陵文宣

王又書曰遠法師一代名德志節清高潛山樹美四海
餐風弟子闇昧謬蒙師範方欲仰稟仁化用洗煩慮不
謂此疾奄成異世悲痛之心特不可忍遠上卽旣業行
圓通曠劫希有弟子意不欲遺形影迹雜處衆僧墓中
得別卜餘地是所願也方應樹刹表可刻石銘德矣卽
爲營墳於山南立碑頌德太尉瑯琊王儉製文時定林
上寺又有法令慧泰並善經論繼譽於遠焉

釋僧慧姓皇甫本安定朝那人高士謚之苗裔先人避
難寓居襄陽世爲冠族慧少出家止荊州竹林寺事曇

順爲師順廬山慧遠弟子素有高譽慧服膺已後專心
義學至年二十五能講涅槃法華十住淨名雜心等性
強記不煩都講而文句辯析宣暢如流又善莊老爲西
學所師與高士南陽宗炳劉虬等並皆友善炳每歎曰
西夏法輪不絕其在慧公平吳國張暢經遊西土迺造
慧而請交焉齊初敕爲荊州僧主風韻秀然協道匡世
補益之功有譽遐邇年衰常乘輿赴講觀者號爲禿頭
官家與元暢同時時人謂黑衣二傑齊永明四年卒春
秋七十有九後有釋慧敬者亦志業貞正代慧爲僧主

續有功效焉其弟子僧岫亦以學顯力精致血疾而終
釋僧柔姓陶丹陽人少而耿潔便有出塵之操年九歲
隨叔遊學家世貧迫藜藿不充而篤志彌堅履窮無改
後出家爲宏稱弟子稱姓呂洛陽臨渭人學通經論聲
譽早彰柔服膺已後便精勤戒品委曲禪慧方等衆經
大小諸部皆徹鑒元源洞盡宗要年過弱冠便登講席
一代名賓並投身北面後東遊禹穴值慧基法師招停
城傍一夏講論後入剡白山靈鷲寺未至之夜沙門僧
緒夢見神旗彩旗素甲滿山而出緒問其故答云法師

當入故出奉迎明旦待入果是柔至旣而掃飾山門有
終焉之志敷經導學有士如林齊太祖創業之始及世
祖襲圖之日皆建立招提苟求義士以柔者素有聞故
徵書歲及文宣諸王再三招請乃更出京師止于定林
寺躬爲元匠四遠欽服人神讚美文惠文宣並服膺入
室柔秉德居宗當之弗讓常誓生安養國每至懸輪西
次輒嚙容合掌至臨亡之日體無餘患唯語弟子云吾
應去矣仍鋪席于地西向虔禮奄然而卒是歲延興元
年春秋六十有四卽葬於山南沙門釋僧祐與柔少長

山棲同止歲久亟挹道心預聞法味爲立碑墓所東莞劉勰製文柔有弟子僧紹亦貞正有學業時鍾山山茨精舍又有僧拔慧熙皆弱年英邁幼著高名並美業未就而相繼早卒拔撰七元論今行於世

釋慧基姓呂吳國錢唐人幼而神情俊逸機悟過人初依隨祇洹慧義法師至年十五義嘉其神彩爲啓宋文帝求度出家文帝引見顧問允愜卽敕於祇洹寺爲設會出家輿駕親幸公卿必集基旣棲志法門厲行精苦學兼昏曉解洞羣經後有西域法師僧伽跋摩宏讚禪

律來遊宋境義乃令基入室供事年滿二十度蔡州受戒跋摩謂基曰汝當道王江東不須久留京邑於是四五年中遊歷講肆備訪衆師善小品法華思益維摩金剛般若勝鬘等經皆思探元蹟鑒徹幽凝提章比句麗溢終古基師慧義旣德居物宗道王京土土庶歸依利養紛集以基懿德可稱乃攜共同活及義之亡後資生雜物近盈百萬基法應獲半悉捨以爲福唯取麤故衣鉢協以東歸還止錢塘顯明寺頃之進適會稽仍止山陰法華寺尙學之徒追蹤問道於是遍歷三吳講宣經

高僧傳卷八
教學徒至者千有餘人宋太宗遣使迎請稱疾不行元
徽中復被徵詔始行過浙水復動疾而還乃於會邑龜
山立寶林精舍手疊磚石躬自指麾架懸乘險製極山
狀初立三層匠人小拙後天震毀壞更加修飾遂窮其
麗美基嘗夢見普賢因請爲和尚及寺成之後造普賢
并六牙白象之形卽於寶林設三七齋懺士庶鱗集獻
奉相仍後周顒莅剡請基講說顒旣素有學功特深佛
理及見基訪覈日有新異劉瓛張融並申以師禮崇其
義訓司徒文宣王欽風慕德致書慇懃訪以法華宗旨

基乃著法華義疏凡有三卷及製門訓義序三十三科
并略申方便旨趣會通空有二言及注遺教等並行於
世基旣德被三吳聲馳海內乃敕爲僧主掌任十城蓋
東土僧正之始也於是從容講道訓厲禪慧四遠從風
丑衆歸伏基性烈而能溫氣清而且穆故預在門人莫
不兢戰以齊建武三年冬十一月卒于城傍寺春秋八
十有五初基寢疾弟子夢見梵僧數人皆踞砌坐問所
從來答云從大乘國來奉迎基和尚後數日而亡因窆
于法華山南特進廬江何允爲造碑文於寶林寺銘其

遺德基弟子僧行慧旭道恢並學業優深次第敷講各領門徒繼軌前轍後有沙門慧諒接掌僧任諒亡次沙門慧永承風姿瓌雅德行清嚴亦遊刃衆經時當講說永後次沙門慧深亦基之弟子深與同學法洪並以戒素見重深後次沙門曇興亦沉審有氣局

釋慧次姓尹冀州人初出家爲志欽弟子後遇徐州釋法遷解貫當世欽乃以次付囑仍隨遷南至京口止竹林寺至年十五隨遷還彭城雖復年在息慈而志學無勸清鑒倫通超然孤拔至年十八解通經論名貫徐土

迄稟具戒業操彌深頻講成實及三論等大明中出都止于謝寺迄宋季齊初歸德稍廣每講席一鋪輒道俗奔赴沙門智藏僧旻法雲等皆幼年俊朗慧悟天發並就次請業焉文惠文宣悉敬以師禮四事供給永明八年講百論至破塵品忽然坐化春秋五十七矣時謝寺又有僧寶僧智長樂寺法珍僧響僧猛法寶慧淵並一代英哲爲時論所宗

釋慧隆姓成陽平人少而居貧學無師友卓然自悟年二十三方出家十餘年中凝心佛法貫通衆典宋太始

高僧傳卷八
中出都止何園寺隆既思徹詮表善於清論乘機抗擬
往必折關宋明帝請於湘宮寺開講成實負袞問道八
百餘人其後王侯貴勝屢招講說凡先舊諸義盤滯之
處隆更顯發開張使昭然可了乃立實法斷結義等汝
南周顛目之曰隆公蕭散森疏若霜下之松竹以永明
八年卒春秋六十有二時江西有釋智誕亦善於經論
與隆比德齊時各馳名兩岸時何園寺復有僧辯僧賢
道慧法度並研精經論功業可稱
釋僧宗姓嚴本雍州馮翊人晉代喪亂其先四世祖移

居秦郡年九歲爲瑗公弟子諮承慧業晚又受道於斌
濟二法師善大涅槃及勝鬘維摩等每至講說聽者將
近千人妙辯不窮應變無盡而任性放蕩亟越儀法得
意便行不以爲礙守檢專節者咸有是非之論文惠太
子將欲罪擯徙逐通夢有感於是改意歸焉魏主元宏
遙挹風德屢致書并請開講齊世祖不許外出宗講涅
槃維摩勝鬘等近盈百遍以從來信施造太昌寺以居
之建武三年卒所住春秋五十有九先是北土法師曇
準聞宗特善涅槃迺南遊觀聽既南北情異思不相參

高僧傳卷八
準乃別更講說多爲北上所師準後居湘宮寺與同寺
法身法真並爲當時匠者時有安樂寺慧令法仙法最
中興寺僧敬道文天竺寺僧賢並善數論振名上國云
釋法安姓畢東平人魏司隸校尉軌之後也七歲出家
事白馬寺慧光爲師光幼而爽拔博通內外多所參知
安年在息慈便精神秀出時張永請斌公講并屈召名
學永問斌云京下復有卓越年少不斌答有沙彌道慧
法安僧拔慧恩永卽要請令道慧覆涅槃法安述佛性
神色自若序瀉無遺永問並年幾慧答十九安答十八

永歎曰昔扶風朱勃年十二能誦書詠詩時人號才童
本日二道士可曰義少也於是顯譽京朝流名四遠迄
至立年專當法匠王僧虔出鎮湘州攜共同行後南適
番禺正值彼公講涅槃安問論數番彼心愧讓席停彼
兩周法事相繼永明中還都止中寺講涅槃維摩十地
成實論相繼不絕司徒文宣王及張融何允劉繪劉瓛
等並稟服文義共爲法友永泰元年卒於中寺春秋四
十有五著淨名十地義疏并僧傳五卷時有靈基寺敬
遺光贊慧韜瓦官寺道宗亦皆當時名流爲學者所慕

釋僧印姓朱壽春人少而神思沉審安苦務學初遊彭城從曇度受三論度既擅步一時四遠依集印稟味鑽研窮其幽奧後進往廬山從慧龍諮受法華龍亦當世著名播於法華宗旨印偏功構徹獨表新異於是東適京師止中興寺復陶思涅槃及其餘經典宋大明中徵君何點招僧大集請印爲法匠聽者七百餘人司徒文宣王東海徐孝嗣並挹敬風猷屢請講說印戒行清嚴稟性和穆含恕安忍喜愠不彰時壯氣之徒問論中間或厝以嘲謔印神采夷然會無介意雖學涉衆典而偏

以法華著名講法華凡二百五十二遍以齊永元元年卒春秋六十有五矣

釋法度黃龍人少出家遊學北土備綜衆經而專以苦節成務宋末遊于京師高士齊郡明僧紹抗迹人外隱居瑯琊之嶧山挹度清真待以師友之敬及亡捨所居山爲棲霞精舍請度居之先有道士欲以寺地爲館住者輒死及後爲寺猶多恐動自度居之羣妖皆息經歲許忽聞人馬鼓角之聲俄見一人持紙名通度曰斬尙度前之尙形甚都雅羽衛亦嚴致敬已乃言弟子王有

高僧傳卷八
三
此山七百餘年神道有法物不得于前諸棲託或非真正故死病繼之亦其命也法師道德所歸謹捨以奉給并願五戒永結來緣度曰人神道殊無容相屈且檀越血食世祀此最五戒所禁尙曰若備門徒輒先去殺於是辭去明旦度見一人送錢一萬香燭刀子疏云弟子靳尙奉供至月十五日度爲設會尙又來同衆禮拜行道受戒而去嶺山廟巫夢神告曰吾已受戒於度法師祠祀勿得殺戮由是廟祠薦止菜脯而已度嘗動散寢於地見尙從外來以手摩頭足而去頃之復來持一瑠

璃甌甌中如水以奉度味甘而冷度所苦卽間其徵感若此時有沙門法紹業行清苦譽齊於度而學解優之故時人號曰北山二聖紹本巴西人汝南周顒去成都招共同下止于山茨精舍度與紹並爲齊竟陵王子良始安王遙光恭以師禮資緒四事度常願生安養故偏講無量壽經積有遍數齊永元二年卒於山中春秋六十有四度弟子僧朗繼踵先師復綱山寺朗本遼東人爲性廣學思力該普凡厥經律皆能講說華嚴三論最所命家今上深見器重敕諸義士受業于山時有彭城

寺惠開幼而神氣高朗志學淵深故早彰令譽立年便講又餘杭縣法開者亦清爽雋發善爲談論出京止禪岡寺與同寺僧紹有聞當時

釋智秀本姓袁京兆人寓居建業幼而穎悟早有出家之心二親愛而不許密爲求婚將冠娶日秀乃間行避走投蔣山靈曜寺剃髮出家及年滿具戒業操愈堅稟訪衆師搜檢新異於是大小兼明數論精熟尤善大小涅槃淨名般若及講筵一建輒王侯接駕負裘肩隨爲人神采細密思入元微其文句幽隱並見披釋以天監

之初卒于治城寺春秋六十有三會葬之日黑白奔赴街巷填闔士庶含酸榮哀以備時治城又有僧若道乘並當時令聞若與兄僧璿並善諸經及外書若誦法華工草隸後爲吳國僧正乘亦志業明敏而特善毗曇釋慧球本姓馬氏扶風郡人世爲冠族年十六出家住荊州竹林寺事道馨爲師稟承戒訓履行清潔後入湘州麓山專業禪道頃之與同學慧度俱適京師諮訪經典後又之彭城從僧淵受成實論至年三十二方還荆土專當法匠講集相繼學侶成羣荆楚之間終古稱最

使西夏義僧得與京邑抗衡者球之力也中興元年敕
爲荆土僧主訓勗之功有譽當世天監三年卒春秋七
十有四遺命露骸松下弟子不忍行也

釋僧盛本姓何建業人少而神性聰敏加又志學翹勤
遂大明數論兼善衆經講說爲當時元匠又特精外典
爲羣儒所憚故學館諸生常以盛公相脇天監中卒于
靈曜寺春秋五十餘時有宋熙寺法欣延賢寺智做法
罔建元寺僧護僧韶皆比德同譽欣做並善經論法罔
兼精律部韶護以毗曇著名

釋智順本姓徐瑯琊臨沂人年十五出家事鍾山延賢
寺智度爲師少而聰穎篤志過人故雖年在息慈而學
功已績及受具戒秉禁無疵陶練衆經而獨步於涅槃
成實講說徒衆常數百餘人嘗以事生非慮頗致坎折
而貞素確然其微無點齊竟陵文宣王特深禮異爲修
治城寺以居之司空徐孝嗣亦崇其行解奉以師敬及
東昏失德孝嗣被誅子緄逃竄避禍順身自營護卒以
獲免緄後重加資俸一無所受嘗有夜盜順者淨人追
而擒之順留盜宿于房內明旦遺以錢絹喻而遣之其

仁洽篤恕如此後東遊禹穴止于雲門精舍法輪之盛
復見江左順爲人虛靜恭恪形器若神風軌清嚴動無
失厝故土庶瞻禮當有懼焉以天監六年卒于山寺春
秋六十一初順之疾甚不食多日一時中竟忽索齋飯
弟子曇和以順絕穀日久密以半合米雜菴以進順順
咽而還吐索水洗漱語和云汝永出雲門不得還佳其
執節精苦皆此之類臨終之日房內頗聞異香亦有見
天華天蓋者遺命露骸空地以施蟲鳥門人不忍行之
乃窆于寺側弟子等立碑頌德陳郡袁昂製文法華寺

釋惠舉又爲之墓誌順所著法事讚及受戒宏法等記
皆行於世

釋寶亮本姓徐氏其先東莞胄族晉亂避地于東萊掖
縣亮年十二出家師青州道明法師明亦義學之僧名
高當世亮就業專精一聞無失及具戒之後便欲觀方
宏化每惟訓育有本未能遠絕緣累明謂曰沙門去俗
以宣通爲理豈可拘此愛網使吾道不東乎亮感悟因
此客遊年二十一至京師居中興寺袁粲一見而異之
粲後與明書曰頻見亮公非常人也比日聞所未聞不

覺歲之將暮珠生合浦魏人取以照車壁在邯鄲秦王請以華國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非復上人貴州所宜專也自是學名稍盛及本親喪亡路阻不得還北因屏居禪思杜絕人事齊竟陵文宣王躬自到房請爲法匠亮不得已而赴文宣接足恭禮結菩薩四部因緣後移憩靈味寺於是續講衆經盛于京邑講大涅槃凡八十四遍成實論十四遍勝鬘四十二遍維摩二十遍其大小品六遍法華十地優婆塞戒無量壽首楞嚴遺教彌勒下生等亦各近十遍黑白弟子三千餘人諮稟門

徒常盈數百亮爲人神情爽岸俊氣雄逸及開章命句鋒辯縱橫其有問論者或豫蘊重關及亮之披解便覺宗旨渙然忘其素蓄今上龍興尊崇正道以亮德居時望亟延談說亮任性率直每言輒稱貧道上雖意有間然而挹其神出天監八年初敕亮撰涅槃義疏十餘萬言上爲之序曰非言無以寄言言卽無言之累累言則可以息言言息則諸見競起所以如來乘本願以託生現慈力以應化離文字以設教忘心相以通道欲使珉玉異價涇渭分流制六師而正四倒反入邪而歸一味

高僧傳卷八
折世智之角杜異人之口導求珠之心開觀象之目救
燒灼於火宅拯沉溺於浪海故法雨降而焦種受榮慧
日升而長夜蒙曉發迦葉之悱憤吐真實之誠言雖復
二施等於前五大陳於後三十四問參差異辯方便勸
引各隨意答舉要論經不出兩途佛性開其本有之源
涅槃明其歸極之宗非因非果不起不作義高萬善事
絕百非空空不能測其真際元元不能窮其妙門自非
德均平等心合無生金墻玉室豈易入哉有青州沙門
釋寶亮者氣調爽拔神用俊舉少貞善節長安法忍耆

年愈篤齟齬不衰流通先覺孳孳如也後進晚生莫不
依仰以天監八年五月八日敕亮撰大涅槃義疏以九
月二十日訖光表微言贊揚正道連環既解疑網云除
條流明悉可得略言朕從容暇日將欲覽焉聊書數行
以爲記別云爾亮福德招感供施累積性不蓄金皆散
營福業身沒之後房無留財以天監八年十月四日卒
于靈味寺春秋六十有六葬鍾山之南立碑墓所陳郡
周興嗣廣陵高爽並爲製文刻于兩面弟子法雲等又
立碑寺內文宣圖其形像於普宏寺焉時高座寺僧成

曠野寺僧寶亦並齊代法匠寶又善三元爲貴遊所重
釋法通本姓褚氏河南陽翟人晉安東將軍揚州都督
碧之八世孫也家世衣冠禮義相襲通幼而岐穎聰悟
絕倫年十二出家遊學三藏專精方等小品法華尤所
研密年未登立便爲講匠學徒雲聚千里必集後踐迹
京師初止莊嚴後憩定林上寺棲閑隱素履道惟勤希
風影附者復盈山室齊竟陵文宣王丞相文獻王皆紆
貴慕德親承頂禮陳郡謝舉吳國陸果潯陽張孝秀並
策步山門稟其戒法白黑弟子七千餘人晦迹鍾阜三

十餘載坐禪誦念禮懺精苦至天監十一年六月十日
便覺不念語弟子云我止可至九月二十間耳到九月
十四日見兩居士皆執白拂來向牀前便次第出去至
十七日忽漫語云檀越不相識何處來耶弟子曇智問
意故答云有一人著朱衣戴幘擎木箱底在牀前至二
十日見佛像作兩行來通合掌良久侍疾者但聞異香
竟不測其意通乃密向同意慧彌說之至二十一日索
香湯洗浴竟仍作禮還卧叉手當胷正中時卒春秋七
十仍葬於寺南弟子靜深等立碑墓側陳郡謝舉蘭陵

蕭子雲並爲製文刻于兩面時定林上寺復有沙彌智進本闍人清信篤至遂出家苦節嘗頭陀至山東宿於樹下有虎來摩其頭見進端坐無擾跪之而去爾後每獨行獨坐常見青馬一匹衛其左右

釋慧集本姓錢吳興於潛人年十八於會稽樂林山出家仍隨慧基法師受業爲性慤實言無華綺而學勤昏曉未嘗懈怠後出京止招提寺復遍歷衆師融治異說三藏方等並皆綜達廣訪大毗婆沙及雜心犍度等以相讎校故於毗曇一部擅步當時凡碩難堅疑並爲披

釋海內學賓無不必至每一開講負裘千人沙門僧旻法雲並名高一代亦執卷請益今上深相賞接每請開講以天監十四年還至烏程遘疾而卒春秋六十著毗曇大義疏十餘萬言盛行於世

釋曇斐本姓王會稽剡人少出家受業於惠基法師性聰敏素著領袖之稱其方等深經皆所綜達老莊儒墨頗亦披覽後東西稟訪備窮經誥之旨居於鄉邑法華臺寺講說相仍學徒成列斐神情爽發志用清元故於小品淨名尤成獨步加又談吐蘊藉辭辯高華席上之

風見重當時梁衡陽孝王元簡及隱士廬江何允皆遠
挹徽猷招延講說吳國張融汝南周顒顒子捨等並結
知音之狎焉以天監十七年卒於寺春秋七十有六其
製作文辭亦頗見於世初斐有譽江東被敕爲十城僧
主符旨適行未拜便化厥土僧尼倍懷戀德斐同縣南
巖寺有沙門法藏亦以戒素見稱喜放救生命與立圖
像時餘姚縣有明慶比丘與斐同時致譽慶本姓鄭氏
戒行嚴潔學業清美本師事炎公又宏實弟子師資三
業並見重東南

論曰夫至理無言元致幽寂幽寂故心行處斷無言故
言語路絕言語路絕則有言傷其旨心行處斷則作意
失其真所以淨名杜口於方丈釋迦緘默於雙樹將知
理致淵寂故爲無言但悠悠夢境去理殊隔蠢蠢之徒
非教孰啓是以聖人資靈妙以應物體冥寂以通神借
微言以津道託形像以傳真故曰兵者不祥之器不獲
已而用之言者不真之物不獲已而陳之故始自鹿苑
以四諦爲言初終至鶴林以三點爲圓極其間散說流
文數過八億象馱負而弗窮龍宮溢而未盡將令乘蹄

以得兔藉指以知月知月則廢指得兔則忘蹄經云依
義莫依語此之謂也而滯教者謂至道極於篇章存形
者謂法身定於丈六故須窮達幽旨妙得言外四辯莊
嚴爲人廣說示教利喜其在法師乎故士行尋經於于
闐誓志而滅火終令般若盛於東川忘相傳乎季末爰
次竺潛支遁于蘭法開等並氣韻高華風道清裕傳化
之美功亦亞焉中有釋道安者資學於聖師竺佛圖澄
安又受業於弟子慧遠惟此三葉世不乏賢並戒節嚴
明智寶成就使夫慧日餘暉重光千載之下香吐遺芬

再馥閭浮之地涌泉猶注實賴伊人遠公旣限以虎溪
安師反更同輦與夫高尚之道如有忒焉然而言默動
靜所適唯時四翁赴漢用之則行也三閭辭楚舍之則
藏也經云若欲建立正法則聽親近國王及持仗者安
雖一時同輦迺爲百民致諫故能終感應真開元顯報
其後荆陝著名則以翼遇爲言初廬山清素則以持永
爲上首融恆影肇德重關中生叡暢遠領宗建業曇度
僧淵獨擅江西之寶超進惠基乃摘浙東之盛雖復人
世迭隆而皆道術懸會故使像運餘興歲將五百功效

之美良足羨焉

贊曰

遺風眇漫

結浪遭迴

匪伊粹哲

孰振將頽

潛安比曜

遠叡聯瓌

鑿斧曲戾

彈沫斜埃

素絲既染

永變方來

高僧傳卷第八

音釋

番禺

番禺官切禺元懼切番禺地名

矍

厥縛切驚顧貌

疹

丑刃切病也

駟

補永切明也

颯

胡頰切力至切

藟

語塞切又音完

嘲

嘲陟交切調也

嶠

戲也嶠

書涉切

踵

填

闔

緄

絅

絃

音堅

邯鄲

邯鄲地名

覲

覲

鑄

鑄

鑄

音廣

祖峻切

與俊同

高僧傳卷八終

番禺孟鴻光校

高僧傳卷九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神異上

竺佛圖澄一

單道開二

竺佛調三

耆域四

竺佛圖澄者西域人也本姓帛氏少出家清真務學誦經數百萬言善解文義雖未讀此土儒史而與諸學士論辯疑滯皆闡若符契無能屈者自云再到罽賓受誨名師西域咸稱得道以晉懷帝永嘉四年來適洛陽志



宏大法善誦神呪能役使鬼物以麻油雜燕脂塗掌千里外事皆徹見掌中如對面焉亦能令潔齋者見又聽鈴音以言事無不効驗欲於洛陽立寺值劉曜寇斥洛陽臺帝京擾亂澄立寺之志遂不果迺潛澤草野以觀世變時石勒屯兵葛陂專以殺戮爲務沙門遇害者甚衆澄憫念蒼生欲以道化勒於是杖策到軍門勒大將郭黑略素奉法澄卽投止略家略從受五戒崇弟子之禮略後從勒征伐輒預尅勝負勒疑而問曰孤不覺卿有出衆智謀而每知行軍吉凶何也略曰將軍天挺神

武幽靈所助有一沙門術智非常云將軍當略有區夏已應爲師臣前後所白皆其言也勒喜曰天賜也召澄問曰佛道有何靈驗澄知勒不達深理正可以道術爲徵因而言曰至道雖遠亦可以近事爲證卽取應器盛水燒香呪之須臾生青蓮花光色曜日勒由此信服澄因而諫曰夫王者德化洽於宇內則四靈表瑞政弊道消則彗孛見於上恆象著見休咎隨行斯迺古今之常徵天人之明誠勒甚悅之凡應被誅餘殘蒙其益者十有八九於是中州胡晉略皆奉佛時有痼疾世莫能治

者澄爲醫療應時瘳損陰施嘿益者不可勝記勒自葛
陂還河北過枋頭枋頭人夜欲斫營語黑略曰須與賊
至可令公知果如其言有備故不敗勒欲試澄夜冠冑
衣甲執刃而坐遣人告澄云夜來不知大將軍所在使
人始至未及有言澄逆問曰平居無寇何故夜嚴勒益
敬之勒後因忿欲害諸道士并欲苦澄澄乃避至黑略
舍語弟子曰若將軍信至問吾所在者報云不知所之
信人等至覓澄不得使還報勒勒驚曰吾有惡意向聖
人聖人捨我去矣通夜不寢思欲見澄澄知勒意悔明

且造勒勒曰昨夜何行澄曰公有怒心昨故權避公今
改意是以敢來勒大笑曰道人謬耳襄國城壅水源在
城西北五里團丸祠下其水暴竭勒問澄何以致水澄
曰今當敕龍勒字世龍謂澄嘲已答曰正以龍不能致
水故相問耳澄曰此是誠言非戲也水泉之源必有神
龍居之今往敕語水必可得迺與弟子法首等數人至
泉源上其源故處久已乾燥圻如車轍從者心疑恐水
難得澄坐繩牀燒安息香呪願數百言如此三日水涖
然微流有一小龍長五六寸許隨水來出諸道士競往

高僧傳卷九
視之澄曰龍有毒勿臨其上有頃水大至隍壑皆滿澄
閑坐歎日後二日當有一小人驚動此下旣而襄國人
薛合有二子旣小且驕輕弄鮮卑奴奴忿抽刀刺殺其
弟執兄于室以刀擬心若人入屋便欲加手謂合曰送
我還國我活汝兒不然則共死於此內外驚愕莫不往
觀勒迺自往視之謂薛合曰送奴以全卿子誠爲善事
此法一聞方爲後害卿且寬情國有常憲命人取奴奴
遂殺兒而死鮮卑段波攻勒其衆甚盛勒懼問澄澄曰
昨寺鈴鳴云明旦食時當擒段波勒登城望彼軍不見

前後失色曰軍行地傾波豈可獲是公安我辭耳更遣
夔安問澄澄曰已獲波矣時城北伏兵出遇波執之澄
勸勒宥波遣還本國勒從之卒獲其用時劉載已死載
從弟曜篡襲僞位稱元光初光初八年曜遣從弟僞中
山王岳將兵攻勒勒遣石虎率步騎拒之大戰洛西岳
敗保石梁塢虎堅柵守之時澄與弟子自官寺至中寺
始入寺門歎曰劉岳可憫弟子法祚問其故澄曰昨日
亥時岳已被執果如所言至光初十一年曜自率兵攻
洛陽勒欲自往拒曜內外僚佐無不必諫勒以訪澄澄

高僧傳卷九
四
曰相輪鈴音云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禿當此羯語也秀支軍也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胡位也劬禿當捉也此言軍出捉得曜也時徐光聞澄此旨苦勸勒行勒乃留長子石宏共澄以鎮襄國自率中軍步騎直詣洛城兩陣纔交曜軍大潰曜馬沒水中石堪生擒之送勒澄時以物塗掌觀之見有大衆衆中縛一人朱絲約其肘因以告宏當爾之時正生擒曜也曜平之後勒乃僭稱趙天王行皇帝事改元建平是歲晉成帝咸和五年也勒登位已後事澄彌篤時石葱將叛其年澄誠勒曰今年

葱中有蟲食之必害人可令百姓無食葱也勒班告境內慎無食葱到八月石葱果走勒益加尊重有事必諮而後行號大和尚石虎有子名斌後勒爲兒勒愛之甚重忽暴病而亡已涉二日勒曰朕聞號太子死扁鵲能生大和尚國中之神人可急往告必能致福澄迺取楊枝呪之須臾能起有頃平復由是勒諸稚子多在佛寺中養之每至四月八日勒躬自詣寺灌佛爲兒發願至建平四年四月天靜無風而塔上一鈴獨鳴澄謂衆曰鈴音云國有大喪不出今年矣是歲七月勒死子宏襲

位少時石虎廢宏自立遷都于鄴稱元建武虎傾心事澄有重於勒迺下書曰和尚國之大寶榮爵不加高祿不受榮祿匪顧何以旌德從此已往宜衣以綾錦乘以雕輦朝會之日和尚升殿常侍以下悉助舉輿太子諸公扶翼而上主者唱大和尚衆坐皆起以彰其尊又敕僞司空李農旦夕親問太子諸公五日一朝表朕敬焉澄時止鄴城內中寺遣弟子法常比至襄國弟子法佐從襄國還相遇在梁基城下共宿對車夜談言及和尚比旦各去法佐至始入覲澄澄逆笑曰昨夜爾與法常

交車共說汝師耶先民有言不曰敬乎幽而不改不曰慎乎獨而不怠幽獨者敬慎之本爾不識乎佐愕然愧懺於是國人每共相語莫起惡心和和尚知汝及澄之所在無敢向其方面涕唾便利者時太子石邃有二子在襄國澄語邃曰小阿彌比當得病可往迎之邃卽馳信往視果已得病大醫殷騰及外國道士自言能治澄告弟子法牙曰正使聖人復出不愈此病况此等乎後三日果死石邃荒酒將圖爲逆謂內豎曰和尚神通儻發吾謀明日來者當先除之澄月望將入覲虎謂弟子僧

慧曰昨夜天神呼我曰明日若入還勿過人我儻有所過汝當止我澄常入必過遂遂知澄入要候甚苦澄將上南臺僧慧引衣澄曰事不得止坐未安便起遂固留不住所謀遂差還寺歎曰太子作亂其形將成欲言難言欲忍難忍乃因事從容箴虎虎終不解俄而事發方悟澄言後郭黑略將兵征長安北山羌墮羌伏中時澄在堂上坐弟子法常在側澄慘然改容曰郭公今厄唱云衆僧呪願澄又自呪願須臾更曰若東南出者活餘向則困復更呪願有頃曰脫矣後月餘日黑略還自說

墮羌圍中東南走馬乏正遇帳下人推馬與之曰公乘此馬小人乘公馬濟與不濟任命也略得其馬故獲免推檢日時正是澄呪願時也石虎兒僞大司馬燕公石斌虎以爲幽州牧鎮羣因湊聚凶以肆暴澄誠虎曰天神昨夜言疾收馬還至秋齊當癰爛虎不解此語卽敕諸處收馬送還其秋有人譖斌於虎虎召斌鞭之三百殺其所生母齊氏虎彎弓捨矢自視行斌罰罰輕虎乃手殺五百澄諫曰心不可縱死不可生禮不親殺以傷恩也何有天子手行罰乎虎乃止後晉軍出淮泗隴比

高僧傳卷九
凡城皆被侵逼三方告急人情危擾虎乃瞋曰吾之奉佛供僧而更致外寇佛無神矣澄明且早入虎以事問澄澄因諫之曰王過去世經爲大商主至罽賓寺嘗供大會中有六十羅漢吾此微身亦預斯會時得道人謂吾曰此主人命盡當受鷄身後王晉地今王爲王豈非福耶壇場軍寇國之常耳何爲怨謗三寶夜興毒念乎虎迺信悟跪而謝焉虎嘗問澄佛法不殺朕爲天下之主非刑殺無以肅清海內旣違戒殺生雖復事佛詎獲福耶澄曰帝王事佛當在體恭心順顯暢三寶不爲暴

虐不害無辜至於凶愚無賴非化所遷有罪不得不殺有惡不得不刑但當殺可殺刑可刑耳若暴虐恣意殺害非罪雖復傾財事法無解殃禍願陛下省欲興慈廣及一切則佛教永隆福祚方遠虎雖不能盡從而爲益不少虎尙書張良張離等家富事佛各起大塔澄謂曰事佛在於清靜無欲慈矜爲心檀越雖儀奉大法而貪恪未已遊獵無度積聚不窮方受現世之罪何福報之可希耶離等後並被戮滅時又久旱自正月至六月虎遣太子詣臨漳西釜口祈雨久而不降虎令澄自行卽

高僧傳卷九
有白龍二頭降於祠所其日大雨方數千里其年大收
戎貊之徒先不識法聞澄神驗皆遙向禮拜並不言而
化焉澄常遣弟子向西域市香旣行澄告餘弟子曰掌
中見買香弟子在某處被賊垂死因燒香呪願遙救護
之弟子後還云某月某日於某處爲賊所劫垂當見殺
忽聞香氣賊無故自驚曰救兵已至棄之而走虎於臨
漳修治舊塔少承露盤澄曰臨淄城內有古阿育王塔
地中有承露盤及佛像其上林木茂盛可掘取之卽畫
圖與使依言掘取果得盤像虎每欲伐燕澄諫曰燕國

運未終卒難可尅虎履行敗績方信澄誠澄道化旣行
民多奉佛皆營造寺廟相競出家真偽混淆多生憊過
虎下書問中書曰佛號世尊國家所奉里閭小人無爵
秩者爲應得事佛與不又沙門皆應高潔真正行能精
進然後可爲道士今沙門甚衆或有姦宄避役多非其
人可料簡詳議真偽中書著作郎王度奏曰夫王者郊
祀天地祭奉百神載在祀典禮有常饗佛出西域外國
之神功不施民非天子諸華所應祀奉往漢明感夢初
傳其道唯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漢人皆

高僧傳卷九
不得出家魏承漢制亦循前軌今大趙受命率由舊章
華戎制異人神流別外不同內饗祭殊禮華夏服禮不
宜雜錯國家可斷趙人悉不聽詣寺燒香禮拜以遵典
禮其百辟卿士下逮衆隸例皆禁之其有犯者與淫祀
同罪其趙人爲沙門者還從四民之服僞中書令王波
同度所奏虎下書曰度議云佛是外國之神非天子諸
華所可宜奉朕生自邊壤忝當期運君臨諸夏至於饗
祀應兼從本俗佛是戎神正所應奉夫制由上行永世
作則苟事允無虧何拘前代其夷趙百蠻有捨於淫祀

樂事佛者悉聽爲道於是慢戒之徒因之以厲黃河中
舊不生龜忽得一以獻虎澄見而歎曰桓溫其入河不
久溫字元子後果如言也時魏縣有一流民莫識氏族
恆著麻襦布裳在魏縣市中乞丐時人謂之麻襦言語
卓越狀如狂病乞得米穀不食輒散置大路云飼天馬
趙興太守籍拔收送詣虎先是澄謂虎曰國東二百里
某月某日當送一非常人勿殺之也如期果至虎與共
語了無異言唯道陛下當終一柱殿下虎不解此語令
送以詣澄麻襦謂澄曰昔在光和中會奄至今日西戎

高僧傳卷九
受元命絕歷終有期金離消于壤邊荒不能遵驅除靈
期迹莫已已之懿裔苗葉繁其來方積休期於何期永
以歡之澄曰天迴運極否將不支九木水為難無可以
術寧元哲雖存世莫能基必積久遊閭浮利擾擾多此
患行登凌雲宇會於虛遊簡澄與麻襦講語終日人莫
能解有竊聽者唯得此數言推計似如論數百年事虎
遣驛馬送還本縣既出城外辭能步行云我當有所過
未便得發至合口橋可留見待使如言馳去未至合口
而麻襦已在橋上考其行步有若飛也澄有弟子道進

學通內外為虎所重嘗言及隱士事虎謂進曰有楊軻
者朕之民也徵之十餘年不恭王命故往省視傲然而
卧朕雖不德君臨萬邦乘輿所向天沸地涌雖不能令
木石屈膝何匹夫而長傲耶昔太公之齊先誅華士太
公賢哲豈其謬乎進對曰昔舜優蒲衣禹造伯成魏飾
于木漢美周黨管寧不應曹氏皇甫不屈晉世二聖四
君共加其節將欲激厲貪競以峻清風願陛下遵舜禹
之德勿效太公用刑君舉必書豈可令趙史遂無隱遁
之傳乎虎悅其言即遣軻還其所止差十家供給之進

還具以白澄澄莞然笑曰汝言善也但軻命有所懸矣後秦州兵亂軻弟子以牛負軻西奔戍軍追擒并爲所害虎嘗晝寢夢見羣羊負魚從東北來寤以訪澄澄曰不祥也鮮卑其中有中原乎慕容氏後果都之澄嘗與虎共昇中臺澄忽驚曰變變幽州當火災仍取酒灑之久而笑曰救已得矣虎遣驗幽州云爾日火從四門起西南有黑雲來驟雨滅之雨亦頗有酒氣至虎建武十四年七月石宣石韜將圖相殺宣時到寺與澄同坐浮圖一鈴獨鳴澄謂宣曰解鈴音乎鈴云胡子洛度宣變色

曰是何言歟澄謬曰老胡爲道不能山居無言重茵美服豈非洛度乎石韜後至澄熟視良久韜懼而問澄澄曰怪公血胤故相視耳至八月澄使弟子十人齋于別室澄時暫入東閣虎與后杜氏問訊澄澄曰脇下有賊不出十日自佛圖以西此殿以東當有流血慎勿東行也杜后曰和尚耄耶何處有賊澄卽易語云六情所受皆悉是賊老自應耄但使少者不愔遂便寓言不復彰的後二日宣果遣人害韜於佛寺中欲因虎臨喪仍行大逆虎以澄先誠故獲免及宣事發被收澄諫虎曰旣

是陛下之子何爲重禍耶陛下若含怒加慈者尙有六十餘歲如必誅之宜當爲彗星下掃鄴宮也虎不從以鐵鎖穿宜領牽上薪積而焚之收其官屬三百餘人皆輓裂肢解投之漳河澄乃敕弟子罷別室齋也後月餘日有一妖馬鬣尾皆有燒狀入中陽門出顯陽門東首東宮皆不得入走向東北俄爾不見澄聞而歎曰災其及矣至十一月虎大饗羣臣於太武前殿澄吟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將壞人衣虎令發殿石下視之有棘生焉澄還寺視佛像曰悵恨不得莊嚴獨語曰得三年乎

自答不得不得又曰得二年一年百日一月乎自答不得迺無復言還房謂弟子法祚曰戊申歲禍亂漸萌已酉歲石氏當滅吾及其未亂先從化矣卽遣人與虎辭曰物理必遷身命非保貧道爰幻之軀化期已及旣荷恩殊重故逆以仰聞虎愴然曰不聞和尚有疾迺忽爾告終卽自出宮寺而慰喻焉澄謂虎曰出生入死道之常也脩短分定非所能延夫道重行全德貴無怠苟業操無虧雖亡若在違而獲延非其所願今意未盡者以國家心存佛理奉法無吝興起寺廟崇顯壯麗稱斯德

高僧傳卷九
也宜享休祉而布政猛烈淫刑酷濫顯違聖典幽背法
戒不自懲革終無福祐若降心易慮惠此下民則國祚
延長道俗慶賴畢命就盡沒無遺恨虎悲慟嗚咽知其
必逝卽爲鑿壙營墳至十二月八日卒於鄴宮寺是歲
晉穆帝永和四年也士庶悲慟哀號赴傾國春秋一百
一十七矣仍窆於臨漳西紫陌卽虎所創塚也俄而梁
犢作亂明年虎死冉閔篡戮石種都盡閔小字棘奴澄
先所謂棘子成林者也澄左乳傍先有一孔圍四五寸
通徹腹內有時腸從中出或以絮塞孔夜欲讀書輒拔

絮則一室洞明又齋日輒至水邊引腸洗之還復內中
澄身長八尺風姿詳雅妙解深經徧通世論講說之日
止標宗致使始末文言昭然可了加復慈洽蒼生拯救
危苦當二石凶強虐害非道若不與澄同日孰可言哉
但百姓蒙益日用而不知耳佛調須菩提等數十名僧
皆出自天竺康居不遠數萬之路足涉流沙詣澄受訓
樊沔釋道安中山竺法雅並跨越關河聽澄講說皆妙
達精理研測幽微澄自說生處去鄴九萬餘里棄家入
道一百九年酒不踰齒過中不食非戒不履無欲無求

高僧傳卷九
受業追隨者常有數百前後門徒幾且一萬所歷州郡
興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宏法之盛莫與先矣初虎殮
澄以生時錫杖及鉢納棺中後再閱篋位開棺唯得鉢
杖不復見屍或言澄死之月有人見在流沙虎疑不死
開棺不見屍後慕容雋都鄴處石虎宮中每夢見虎嚙
其臂意謂石虎爲祟迺募覓虎屍於東明館掘得之屍
殮不毀雋乃踰之罵曰死胡敢怖生天子汝作宮殿成
而爲汝兒所圖況復他耶鞭撻毀辱投之漳河屍倚橋
柱不移秦將王猛迺收葬之麻襦所謂一柱殿也後苻

堅征鄴雋子暉爲堅大將郭神虎所執實先夢虎之驗
也田融趙記云澄未亡數年自營塚壙澄旣知塚必開
又屍不在中何容預作恐融之謬矣澄或言佛圖澄或
言佛圖澄或言佛圖澄皆取梵音之不同耳
單道開姓孟燉煌人少懷棲隱誦經四十餘萬言絕穀
餌栢實栢實難得復服松脂後服細石子一吞數枚數
日一服或時多少噉薑椒如此七年後不果寒暑冬袒
夏溫晝夜不卧始同學十人共契服食十年之外或死
或退唯開全志阜陵太守遣馬迎開開辭能步行三百

里路一日早至山樹諸神或現異形試之初無懼色以石虎建武十二年從西平來一日行七百里至南安度一童子爲沙彌年十四稟受教法行能及開時太史奏虎云有仙人星現當有高士入境虎普敕州郡有異人令啓聞其年冬十一月秦州刺史上表送開初止鄴城西法綝祠中後徙臨漳照德寺於房內造重閣高八九丈許於上編菅爲禪室如十斛籬大常坐其中虎資給甚厚開皆以惠施時樂仙者多來諮問開都不答迺爲說偈云我矜一切苦出家爲利世利世須學明學明能

斷惡山遠糧粒難作斯斷食計非是求仙侶幸勿相傳說開能救服疾時秦公石韜就開治目著藥小痛韜甚憚之而終得其効佛圖澄曰此道士觀國興衰若去者當有大災至石虎太寧元年開與弟子南度許昌虎子姪相殺鄴都大亂至晉昇平三年來之建業俄而至南海後人羅浮山獨處茅茨蕭然物外春秋百餘歲卒于山舍教弟子以屍置石穴中弟子迺移之石室有康泓者昔在北間聞弟子敘開昔在山中每有神仙去來迺遙心敬挹及後從役南海親與相見側席鑽仰稟聞備

高僧傳卷九
至迺爲之傳讚讚曰蕭哉若人飄然絕塵外軌小乘內
暢空身元象暉曜高步是臻滄茹芝英流浪巖津晉興
寧元年陳郡袁宏爲南海太守與弟穎叔及沙門支法
防共登羅浮山至石室口見開形骸及香火灰器猶存
宏曰法師業行殊羣正當如蟬蛻耳迺爲讚曰物儁招
奇德不孤立遼遼幽人望巖凱入飄飄靈仙茲焉遊集
遺屣在林千載一襲後沙門僧景道漸並欲登羅浮竟
不至頂

竺佛調者未詳氏族或云天竺人事佛圖澄爲師住常

山寺積年業尚純樸不表飾言時咸以此高之常山有
奉法者兄弟二人居去寺百里兄婦疾篤載出寺側以
近醫藥兄旣奉調爲師朝晝常在寺中諮詢行道異日
調忽往其家弟具問嫂所苦并審兄安否調曰病者粗
可卿兄如常調去後弟亦策馬繼往言及調且來兄驚
曰和尚且初不出寺汝何容見兄弟爭以問調調笑而
不答咸共異焉調或獨入深山一年半歲齋乾飯數斗
還恆有餘有人嘗隨調山行數十里天暮大雪調入石
穴虎窟中宿虎還共卧窟前調謂虎曰我奪汝處有愧

如何虎乃弭耳下山從者駭懼調後自尅亡日遠近皆至悉與語曰天地長久尙有崩壞豈況人物而求永存若能蕩除三垢專心真淨形數雖乖而神會必同契衆咸流涕固請調曰死生命也其可請乎調迺還房端坐以衣蒙頭奄然而卒後數年調白衣弟子八人入西山伐木忽見調在高巖上衣服鮮明姿儀暢悅皆驚喜作禮和尙尙在耶調曰吾常在耳具問知舊可否良久迺去八人便捨事還家向諸同法者說衆無以驗之共發塚開棺不復見屍唯衣履在焉有記云此竺佛調譯出

法鏡經及十慧等按釋道安經錄云漢靈帝光和中
沙門嚴佛調共安元都尉譯出法鏡經及十慧等語在
譯經傳而此中佛調迺東晉中代時人見名字是同便
謂爲一謬矣

耆域者天竺人也周流華戎靡有常所而倜儻神奇任
性忽俗迹行亦不恆時人莫之能測自發天竺至于扶
南經諸海濱爰涉交廣並有靈異旣達襄陽欲寄載過
江船人見梵沙門衣服弊陋輕而不載船達北岸域亦
已度前行見兩虎虎弭耳掉尾域以手摩其頭虎下道

高僧傳卷九
而去兩岍見者隨從成羣晉惠之末至於洛陽諸道人
悉爲作禮域胡踞晏然不動容色時或告人以前身所
更謂支法淵從羊中來竺法興從人中來又譏諸衆僧
謂衣服華麗不應素法見洛陽宮城云髣髴似忉利天
宮但自然之與人事不同耳域謂沙門耆闍蜜曰匠此
宮者從忉利天來成便還天上矣屋脊瓦下應有千五
百作器時咸云昔聞此匠實以作器著瓦下又云宮成
之後尋被害焉時衡陽太守南陽滕永文在洛寄住滿
水寺得病經年不差兩腳攣屈不能起行域往看之曰

君欲得病差不因取淨水一杯楊柳一枝便以楊枝拂
水舉手向永文而呪如此者三因以手搦永文膝令起
卽時起行步如故此寺中有思惟樹數十株枯死域問
永文樹死來幾時永文曰積年矣域卽向樹呪如呪永
文法樹尋黃發扶疎榮茂尙方暑中有一人病癥將死
域以應器著病者腹上白布通覆之呪願數千言卽有
臭氣燻徹一屋病者曰我活矣域令人舉布應器中有
若塗淤泥者數升臭不可近病者遂瘥洛陽兵亂辭還
天竺洛中有沙門竺法行者高足僧也時人方之樂令

因請域曰上人既得道之僧願留一言以為永誠域曰
 可普會眾人也眾既集域昇高座曰守口攝身意慎莫
 犯眾惡修行一切善如是得度世言訖便禪默行重請
 曰願上人當授所未聞如斯偈義八歲童子亦已諳誦
 非所望於得道人也域笑曰八歲雖誦百歲不行誦之
 何益人皆知敬得道者不知行之自得道悲夫吾言雖
 少行者益多也於是辭去數百人各請域中食域皆許
 往明旦五百舍皆有一域始謂獨過及相讎問方知分
 身降焉既發諸道人送至河南城域徐行追者不及域

乃以杖畫地曰於斯別矣其日有從長安來者見域在
 彼寺中又賈客胡濕登者即於是日將暮逢域於流沙
 計已九千餘里既還西域不知所終

高僧傳卷第九

音釋

慧孛 慧徐醉切孛蒲沒切
疝 古暮切久病也
枋 敷房切枋頭地名
塹 七豔切塹地也
窟 丑厄切
柵 楚革切編木為寨也
鵲 扁婢免切扁鵲盧醫姓名
宄 居洧切
敷 胡教切
領 胡感切
輶 胡關切車裂人也
嚙 倪結切
崇 雖遂切
踰 徒合切
緜 丑林切
榻 尼角切
黃 田黎切木更生也

癥 陟里切 塗 吾靳切
腹病也 滓塗也

高僧傳卷九終

番禺孟鴻光校

高僧傳卷第十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神異下

燿陀勒一

訶羅竭二

竺法慧三

安慧則四

涉公五

釋曇霍六

史宗七

杯度八

釋曇始九

釋法朗十

邵碩十一

釋慧安十二

釋法匱十三

釋僧慧十四

釋慧通十五

釋保誌十六

犍陀勒者本西域人來至洛陽積年衆雖敬其風操而終莫能測後謂衆僧曰洛東南有槃鷄山山有古寺廟處基墟猶存可共修立衆未之信試逐檢視入山到一處四面平坦勒示云此卽寺基也卽掘之果得寺下石基後示講堂僧房處如言皆驗衆咸驚歎因共修立以勒爲寺主去洛城一百餘里朝朝至洛陽諸寺赴中暮輒乞油一鉢還寺燃燈以此爲常未曾違失有人健行

欲隨勒觀其遲疾奔馳流汗恆苦不及勒令執袈裟角唯聞厲風之響不復覺倦須臾至寺勒後不知所終訶羅竭者本楚陽人少出家誦經二百萬言性虛元守戒節善舉措美容色多行頭陀獨宿山野晉武帝太康九年暫至洛陽時疫疾甚流死者相繼竭爲呪治十差入九至晉惠帝元康元年乃西入止婁至山石室中坐禪此室去水旣遠時人欲爲開澗竭曰不假相勞乃自起以左腳蹠室西石壁壁陷沒指旣拔足水從中出清香濡美四時不絕來飲者皆止飢渴除疾病至元康八

年端坐從化弟子依國法闡維之焚燎累日而屍猶坐
火中永不灰燼乃移還石室內後西域人竺定字安世
晉咸和中往其國親自觀視見屍儼然平坐已三十餘
年定後至京傳之道俗

竺法慧本關中人方直有戒行人嵩高山事浮圖蜜爲
師晉康帝建元元年至襄陽止羊叔子寺不受別請每
乞食輒贖繩牀自隨於閑曠之路則施之而坐時或遇
雨以油帔自覆雨止唯見繩牀不知慧所在訊問未息
慧已在牀每語弟子法昭曰汝過去時折一鷄脚其殃

每至俄而昭爲人所擲脚遂永疾後語弟子云新野有
一老公當命過吾欲度之仍行於畦畔之間果見一公
將牛耕田慧從公乞牛公不與慧前自捉牛鼻公懼其
異遂以施之慧牽牛呪願七步卽反以牛還公公少日
而亡後征西庾稚恭鎮襄陽旣素不奉法聞慧有非常
之迹甚嫉之慧預告弟子曰吾宿對等至誠勸眷屬令
勤修福善爾後二日果收而刑之春秋五十八矣臨死
語衆人云吾死後三日天當暴雨至期果洪注城門水
深一丈居民淹沒多有死者

高僧傳卷十一
安慧則未詳氏族少無恆性卓越異人而工正書善談吐晉永嘉中天下疫病則晝夜祈誠願天神降藥以愈萬民一日出寺門見兩石形如甕則疑是異物取看之果有神水在內病者飲服莫不皆愈後止洛陽大市寺手自細書黃縑寫大品一部合爲一卷字如小豆而分明可識凡十餘本以一本與汝南周仲智妻胡母氏供養胡母過江賣經自隨後爲災火所延倉卒不暇取經悲泣懊惱火息後仍於灰中得之首軸顏色一無虧損於時同見聞者莫不迴邪改信此經今在京師簡靖寺

靖首尼處時洛陽又有康慧持者亦神異通靈云涉公者西域人也虛靜服氣不食五穀日能行五百里言未然之事驗若指掌以苻堅建元十一年至長安能以秘呪呪下神龍每旱堅常請之呪龍俄而龍下鉢中天輒大雨堅及羣臣親就鉢中觀之咸歎其異堅奉爲國神士庶皆投身接足自是無復炎旱之憂至十六年十二月無疾而化堅與之甚慟卒後七日堅以其神異試開棺視之不見尸骸所在唯有殮被存焉至十七年自正月不雨至於六月堅減饌撤懸以迎和氣至七月

高僧傳卷十一
四
降雨堅謂中書朱彤曰涉公若在朕豈焦心於雲漢若是哉此公其大聖乎彤曰斯術幽遠實亦曠古之奇也釋曇霍者未詳何許人蔬食苦行常居塚間樹下專以神力化物時河西鮮卑偷髮利鹿孤僭據西平自稱爲王號年建和建和二年十一月霍從河南來至自西平持一錫杖令人跪之云此是般若眼奉之可以得道人遺其衣物受而輒投諸地或放之河中有頃衣自還木主一無所污行疾如風力者追之恆困不及言人死生貴賤毫釐無爽人或藏其錫杖霍閉目少時立知其處

並奇其神異終莫能測然因之事佛者甚衆鹿孤有弟儻檀假署車騎權傾僞國性猜忌多所賊害霍每謂檀曰當修善行道爲後世橋梁恆曰僕先世已來恭事天地名山大川今一旦奉佛恐違先人之旨公若能七日不食顏色如常是爲佛道神明僕當奉之乃使人幽守七日而霍無飢渴之色檀遣沙門智行密持餅遺霍霍曰吾嘗誰欺而欺國王耶檀深奇之厚加敬仰因此改信節殺興慈國人旣蒙其祐咸稱曰大師出入街巷百姓並迎爲之禮檀有女病甚篤請霍救命霍曰死生有

命聖不能轉吾豈能延壽正可知早晚耳檀固請之時
宮後門閉霍曰急開後門及開則生不及則死檀命開
之不及而卒至晉義熙三年僂檀爲勃勃所破涼土兵
亂不知所之

史宗者不知何許人常著麻衣或重之爲納故世號麻
衣道士身多瘡疥性調不恆常在廣陵白土埭凭埭龜
唱引絃以自欣暢得直隨以布施人棲憩無定所或隱
或顯時高平檀祇爲江都令聞而召來應對機捷無所
拘滯博達稽古辯說元儒乃賦詩一首曰有欲苦不足

無欲亦無憂未若清虛者帶索披元裘浮遊一世間汎
若不繫舟方當畢塵累棲志且山邱檀祇知非常人遣
還所在遺布二十四悉以乞人後有一道人不知姓名
常賣一杖一箱自隨嘗逼暮來詣海鹽令云欲數日行
暫倩一人可見給不令曰隨意取之乃選取守鷺鴨小
兒形服最醜者將去倏忽之間至一山上山上有屋屋
中有三道人相見欣然共語小兒不解至中許道人爲
小兒就主人索食得一小甌食狀如熟艾食之飢止向
瞋道人辭欲還聞屋中人問云君知史宗所在不其謫

高僧傳卷一
何當竟道人云在徐州江北廣陵白土埭上計其適亦
竟也屋中人便作書曰因君與之道人以書付小兒比
曉便至縣與令相見云欲少日停此令曰大善問箱中
有何等答云書疏耳道人嘗在聽事止眠以箱杖著牀
頭令使持時人夜偷取欲看之道人已知暮輒高懸箱
杖當下而卧永不可得後與令辭曰吾欲小停而君恆
欲偷人正爾便去耳令呼先小兒問近所經小兒云道
人令其柅杖飄然而去或聞足下波浪耳并說山中人
寄書猶在小兒衣帶令開看都不解乃寫取封其本書

令人送此小兒至白土埭送與史宗宗開書大驚云汝
那得蓬萊道人書耶宗後南遊吳會嘗過漁梁見漁人
大捕宗乃上流洗浴羣魚皆散其潛拯物類如此後憩
上虞龍山大寺善談莊老究明論索而韜光隱迹世莫
之知會稽謝邵魏邁之放之等並篤論淵博皆師焉後
同止沙門夜聞宗共語者頗說蓬萊上事曉便不知宗
所之陶淵明記白土埭遇三異法師此其一也或云有
商人海行於孤洲上見一沙門求寄書與史宗置書於
船中同侶欲看書書著船不脫及至白土埭書飛起就

宗宗接而將去

杯度者不知姓名常乘木杯度水因而爲目初見在冀州不修細行神力卓越世莫測其由來嘗於北方寄宿一家家有一金像度竊而將去家主覺而追之見度徐行走馬逐而不及至孟津河浮木杯於水憑之度河無假風棹輕疾如飛俄而度岍達于京師見時可年四十許帶索纏縷殆不蔽身言語出沒喜怒不均或嚴冰扣凍而洗浴或著屐上山或徒行入市唯荷一蘆圖子更無餘物乍往延賢寺法意道人處意以別房待之後欲

往瓜步江於江側就航人告度不肯載之復累足杯中顧眄吟詠杯自然流直度北岸向廣陵遇村舍有李家八關齋先不相識乃直入齋堂而坐置蘆圖於中庭衆以其形陋無恭敬心李見蘆圖當道欲移置墻邊數人舉不能動度食竟提之而去笑曰四天王福於李家于時有一豎子窺其圖中見四小兒並長數寸面目端正衣裳鮮潔於是追覓不知所在後三日乃見在西界蒙龍樹下坐李家拜請還家日日供養度不甚持齋飲酒噉肉至於辛鱠與俗不殊百姓奉上或受不受沛國劉

與伯爲兗州刺史遣使邀之負圖而來與伯使人舉視
十餘人不勝伯自看唯見一敗納及一木杯後還李家
復得三十餘日清旦忽云欲得一袈裟中時令辦李卽
經營至中未成度云慙出至暝下反合境聞有異香疑
之爲怪處處覓度乃見在北巖下鋪敗袈裟於地卧之
而死頭前脚後皆生蓮華華極鮮香一夕而萎邑人共
殯葬之後數日有人從北來云見度負蘆圖行向彭城
乃共開棺唯見鞞履旣至彭城遇有白衣黃欣深信佛
法見度禮拜請還家其家至貧但有麥飯而已度甘之

怡然止得半年忽語欣云可覓蘆圖三十六枚吾須用
之答云此間正可有十枚貧無以買恐不盡辦度曰汝
但檢覓宅中應有欣卽窮檢果得三十六枚列之庭中
雖有其數亦多破敗比欣次第熟視皆已新完度密封
之因語欣令開乃見錢帛皆滿可堪百許萬識者謂是
杯度分身他土所得顯施迴以施欣欣受之皆爲功德
經一年許度辭去欣爲辦糧食明晨見糧食具存不知
度所在經一月許復至京師時湖溝有朱文殊者少奉
法度多來其家文殊謂度云弟子脫捨身沒苦願見救

度脫在好處願爲法侶度不答文殊喜曰佛法默然已
爲許矣後東遊入吳郡路見釣魚師因就乞魚漁師施
一殮者度手弄反覆還投水中游活而去又見網師更
從乞魚網師瞋罵不與度乃捨取兩石子擲水中俄而
有兩水牛鬪其網中網旣碎敗不復見牛度亦已隱行
至松江乃御蓋於水中乘而度岸經涉會稽剡縣登天
台數月而反京師時有外國道人名僧佉寄都下長
干寺住有客僧僧悟者與佉同房冥於牕隙中見佉取
寺刹捧之入雲然後將下悟不敢言但深加敬仰時有

一人姓張名奴不知何許人不甚見食而常自肥悅冬
夏常着單布衣佉在路行見張奴欣然而笑佉曰
吾東見蔡純南訊馬生北遇王年今欲就杯度乃與子
相見耶張奴乃題槐樹而爲歌曰濛濛大象內照曜實
顯彰何事迷昏子縱惑自招殃樂所少人往苦道若翻
囊不有松柏志何用擬風霜閑預紫烟表長歌出昊蒼
澄虛無色外應見有緣鄉歲曜毗漢后辰麗傅殷王伊
余非二仙晦迹之九方亦見流俗子觸眼致酸傷略謠
觀有念寧曰盡矜章佉曰前見先生禪思幽岫一坐

百齡大悲熏心靖念枯骨亦題頌曰悠悠世事感滋損
益使欲塵神橫生悅懌惟此哲人淵覺先見思形浮沫
矚影遡電累蹟聲華蔑醜章弁視色悟空翫物傷變捨
紛絕有斷習除戀青條曲蔭白茅以薦依畦啜麻鄰崖
飲游慧定計昭妙真曰眷慈悲有增深想無倦言竟各
去爾後月日不復見此二人傳者云將僧悟共之南岳
不反張奴與杯度相見甚有所敘人所不解度猶停都
少時遊止無定請召或往不往時南州有陳家頗有衣
食度往其家甚見料理聞都下復有一杯度陳父子五

人咸不信故下都看之果如其家杯度形相一種陳爲
設一合蜜薑及刀子熏陸香手巾等度卽食蜜薑都盡
餘物宛在膝前其父子五人恐是其家杯度卽留二弟
停都守視餘三人還家家中杯度如舊膝前亦有香刀
子等但不噉蜜薑爲異乃語陳云刀子鈍可爲磨之二
弟都還云彼杯度已移靈鷲寺其家杯度忽求黃紙兩
幅作書書不成字合同其背陳問上人作何券書度不
答竟莫測其然時吳郡民朱靈期使高驪還值風舶飄
經九日至一洲邊洲上有山山甚高大入山採薪見有

高僧傳卷一
人路靈期乃將數人隨路告乞行十餘里聞磬聲香烟
於是共稱佛禮拜須臾見一寺甚光麗多是七寶莊嚴
見有十餘僧皆是石人不動不搖乃共禮拜速行步少
許聞唱導聲還往更看猶是石人靈期等相謂此是聖
僧吾等罪人不能得見因共竭誠懺悔更往乃見真人
爲期等設食食味是菜而香美不同世期等食竟共叩
頭禮拜乞速還至鄉有一僧云此間去都乃二十餘萬
里但令至心不憂不速也因問期云識杯度道人不答
言甚識因指北壁有一囊掛錫杖及鉢云此是杯度許

今因君以鉢與之并作書著函中別有一青竹杖語言
但擲此杖置舫前水中閉船靜坐不假勞力必令速至
於是辭別令一沙彌送至門上語言此道去行七里便
至舫不須從先路也如言西轉行七里許至舫卽具如
所示唯聞舫從山頂樹木上過都不見水經三日至石
頭淮而住亦不復見竹杖所在舫入淮至朱雀乃見杯
度騎大舫蘭以箠捶之曰馬馬何不行觀者甚多靈期
等在舫遙禮之度乃自下舫取書并鉢開書視之字無
人識者度大笑曰使我還那取鉢擲雲中還接之云我

高僧傳卷一
三
不見此鉢四千年矣度多在延賢寺法意處時世以此
鉢異物競往觀之一說云靈期舫漂至一窮山遇見一
僧來云是度上弟子昔持師鉢而死治城寺今因君以
鉢還師但令一人擎鉢舫前一人正拖自安隱至也期
如所教果獲全濟時南州杯度當其騎蘭之日爾日早
出至晚不還陳氏明且見門扇上有青書六字云福德
門靈人降字劣可識其家杯度遂絕迹矣都下杯度猶
去來山邑多行神呪時庾常婢偷物而叛四追不擒乃
問度度云已死在金城江邊空塚中往看果如所言孔

窻子時爲黃門侍郎在廨患痢遣信請度度呪竟云難
差見有四鬼皆被傷截窻子泣曰昔孫恩作亂家爲軍
人所破二親及叔皆被痛酷窻子果死又有齊諧妻胡
母氏病衆治不愈後請僧設齋齋坐有僧聰道人勸迎
杯度度既至一呪病者即愈齊諧伏事爲師因爲作傳
記其從來神異大略與上同也至元嘉三年九月辭諧
入東留一萬錢物寄諧倩爲營齋於是別去行至赤山
湖患痢而死諧卽爲營齋并迎屍還葬建業之覆舟山
至四年有吳興郃信者甚奉法遇傷寒病無人敢看乃

悲泣念觀音忽見一僧來云是杯度弟子語云莫憂家
師尋來相看答云度師已死何容得來道人云來復何
難便衣帶頭出一合許散與服之病即差又有杜僧哀
者住在南岡下昔經伏事杯度見病甚篤乃思念恨不
得度練神呪明日忽見度來言語如常即爲呪病者便
愈至五年三月八日度復來齊諸家呂道慧聞人坦之
杜天期水邱熙等並共見皆大驚即起禮拜度度語衆
人言年當大凶可勤修福業法意道人甚有德可往就
其修立故寺以禳災禍也須臾間上有一僧喚度度便

辭去云貧道當向交廣之間不復來也齊諧等拜送慙
慙於是絕迹頃世亦言時有見者既未的其事故無可
傳也

釋曇始關中人自出家以後多有異迹晉孝武太元之
末賈經律數十部往遼東宣化顯授三乘立以歸戒蓋
高句驪聞道之始也義熙初復還關中開導三輔始足
白於面雖跋涉泥水未嘗沾濕天下咸稱白足和尚時
長安人王胡其叔死數年忽見形還將胡遍遊地獄示
諸果報胡辭還叔謂胡曰既已知因果但當奉事白足

高僧傳卷一
阿練胡遍訪衆僧唯見始足白於面因而事之晉末朔
方凶奴赫連勃勃破獲關中斬戮無數時始亦遇害而
刃不能傷勃勃嗟之普赦沙門悉皆不殺始於是潛遁
山澤修頭陀之行後拓跋燾復克長安擅威關洛時有
博陵崔浩少習左道猜嫉釋教既位居僞輔燾所仗信
乃與天師寇氏說燾以佛化無益有傷民利勸令廢之
燾既惑其言以僞太平七年遂毀滅佛法分遣軍兵燒
掠寺舍統內僧尼悉令罷道其有竄逸者皆遣人追捕
得必梟斬一境之內無復沙門始唯閉絕幽深軍兵所

不能至至太平之末始知燾化時將及以元會之日忽
杖錫到宮門有司奏云有一道人足白於面從門而入
燾令依軍法屢斬不傷遽以白燾燾大怒自以所佩劍
斫之體無餘異唯劍所著處有痕如布線焉時北園養
虎于檻燾令以始餒之虎皆潛伏終不敢近試以天師
近檻虎輒鳴吼燾始知佛化尊高黃老所不能及卽延
始上殿頂禮足下悔其譽失始爲說法明辯因果燾大
生愧懼遂感癘疾崔寇二人次發惡病燾以過由於彼
於是誅剪一家門族都盡宣下國中興復正教俄而燾

高僧傳卷一
卒孫濬襲位方大宏佛法盛迄於今始後不知所終
釋法朗高昌人幼而執行精苦多詣徵瑞翰光蘊德人
莫測其所階朗師釋法進亦高行沙門進嘗閉戶獨坐
忽見朗在前問從何處來答云從戶鑰中入云與遠僧
俱至日既將中願爲設食進卽爲設食唯聞七鉢之聲
竟不見人昔廬山慧遠嘗以一袈裟遺進進卽以爲翫
朗云衆僧已去別日當取之後見執爨者就進取衣進
卽與之訪常執爨者皆云不取方知是先聖人權迹取
也至魏虜毀滅佛法朗西適龜茲龜茲王與彼國大禪

師結約若有得道者至當爲我說我當供養及朗至乃
以白王王待以聖禮後終於龜茲焚屍之日兩肩湧泉
直上於天衆歎希有收骨起塔後西域人來此土具傳
此事時涼州復有沙門智整亦貞苦有異行爲土主楊
難當所事後入寒峽山石穴中不反

邵碩者本姓邵名碩始康人居無常所恍惚如狂爲人
大口眉目醜拙小兒好追而弄之或入酒肆同人酣飲
而性好佛法每見形像無不禮拜讚歎悲感流淚碩本
有三男二女大男惠生者亦出家碩以宋初亦出家入

高僧傳卷一
道自稱碩公出入行往不擇晝夜遊歷益部諸縣及往
蠻中皆因事言謹協以勸善至人家眠地者家必有死
就人乞細席必有小兒亡時咸以此爲讖至四月八日
成都行像碩於衆中匍匐作師子形爾日郫縣亦言見
碩作師子形乃悟其分身也刺史蕭慧開及劉孟明等
並挹事之孟明以男子衣衣二妾試碩云以此二人給
公爲左右可乎碩爲人好韻語乃謂明日寧自乞酒以
清醺不能與阿夫竟殘年後一朝忽著布帽詣孟明少
時明卒先是孟明長史沈仲玉改鞭杖之格嚴重常科

碩謂王曰天地嗷嗷從此起若除鞭格得刺史王信而
除之及孟明卒仲玉果行州事以宋元徽元年九月一
日卒岷山通雲寺臨亡語道人法進云可露吾骸急繫
履著脚旣而依之出屍置寺後經二日不見所在俄而
有人從郫縣來遇進云昨見碩公在市中一脚著履漫
語云小子無宜適失我履一隻進驚而檢問沙彌沙彌
答云近送屍時怖懼右脚一履不得好繫遂失之其迹
詭異莫可測也後竟不知所終
釋慧安未詳何人少經被虜屬荊州人爲奴執役勤緊

高僧傳卷一
主甚愛之年十八聽出家止江陵琵琶寺風貌庸率頗
共輕之時爲沙彌衆僧列坐輒使行水安恆執空瓶從
上至下水常不竭時咸以異焉及受具戒稍顯靈迹嘗
月晦夕共同學慧濟上堂布薩堂戶未開安乃縮濟指
從壁隙而入出亦如之濟甚駭懼不敢發言後乃與濟
共至塔下便語濟云吾當遠行今與君別頃之便見天
人妓樂香花布滿空中濟唯驚懼竟不得語安又謂曰
吾前後事迹慎無妄說說必有咎唯西南有一白衣是
新發意菩薩可具爲說之於是辭去便附商人入湘川

中路患痢極篤謂船主曰貧道命必應盡但出置岸邊
不須器木氣絕之後卽施蟲鳥商人依其言出卧岸側
夜見火爰從身而出商人怪懼就往觀之已氣絕矣商
人行至湘東見安亦已先至俄又不知所之濟後至陟
岷寺詣隱士南陽劉虬具言其事虬卽起遙禮之謂濟
曰此得道之人入火光三昧也時蜀中又有僧覽法衛
並有異迹時人亦疑得聖果

釋法匱本姓阮吳興於潛人少出家爲京師枳園寺法
楷弟子楷素有學功特精經史瑯琊王奐王肅並共師

高僧傳卷一
焉匱爲性恭默少語言樸然自守不涉人事誦法華經
一部寺有上座勝法師老病匱從爲依止營護甚多及
勝亡殯葬如法每齋會得直聚以造梅檀像像成自設
大會其本家僑居京師大市是旦還家又至定林復還
枳園後三處考覆皆見匱來中食實是一時而三處赴
焉爾日晚還房卧奄然而卒屍甚香輒手屈二指衆咸
悟其得果時猶爲沙彌而靈迹殊異遂聞於武帝帝親
臨幸爲會僧設供文惠文宣並到房頂禮爲營理殮葬
百姓雲赴觀施重疊仍以所得利養起枳園寺塔是歲

齊永明七年也

釋僧惠姓劉不知何許人在荊州數十年南陽劉虬立
陟岵寺請以居之時人見之已五六十一年終亦不老舉
止趨爾無甚威儀往至病人家若瞋者必死喜者必差
時咸以此爲讖凡未相識者並悉其親表存亡惠嘗至
江邊告津吏求度吏迫以舟小未及過之須臾已見惠
在彼兩岸諸人咸歎神異中山甄恬南平車曇同日請
惠惠皆赴之後兩家檢覆方知分身齊永明中文惠要
下京行過保誌撫背曰赤龍子他無所言惠後還荆

遇見鎮西長史劉景蕤忽泣慟而捉之數日蕤果爲刺
史所害後至湘州城南忽云地中有碑衆人誠掘果得
二枚惠後不知所終或云永元中卒於江陵時江陵長
沙寺又有釋慧遠者本沙門慧印之蒼頭也印見其有
信因爲出家仍行般舟之業數歲勤苦遂有神異能分
身赴請及預記興亡等

釋慧通不知何許人宋元嘉中見在壽春衣服趨爾寢
宿無定遊歷村里飲讌食噉不異恆人常自稱鄭散騎
言未然之事頗時有驗江陵有邊僧歸者遊賈壽春將

應反鄉路值慧通稱欲寄物僧歸時自負重擔固以致
辭遂強置擔上而了不覺重行數里便別去謂僧歸曰
我有姊在江陵作尼名慧緒住三層寺君可爲我相聞
道尋欲往言訖忽然不見顧視擔上所寄物亦失僧歸
既至尋得慧緒具說其意緒旣無此弟亦不知何以而
然乃自往壽春尋之竟不相見通後自往江陵而慧緒
已死人其房中訊問委悉因留江陵少時路由人家墳
墓無不悉其氏族死亡年月傳以相問並如其言或時
懸指偷劫道其罪狀於是羣盜遙見通者輒間行避走

又於江津路值一人忽以杖打之語云可駛歸去看汝家若爲此人至家果延火所及舍物蕩盡齊永元初忽就相識人任漾求酒甚急云今應遠行不復相見爲謝諸知識並宜精勤修善爲先飲酒畢至墻邊卧地就看已死後數十日復有人於市中見之追及共語久之乃失

釋保誌本姓朱金城人少出家止京師道林寺師事沙門僧儉爲和尙修習禪業至宋太始初忽如僻異居止無定飲食無時髮長數寸常跣行街巷執一錫杖杖頭

掛剪刀及鏡或掛一兩匹帛齊建元中稍見異迹數日不食亦無飢容與人言始若難曉後皆效驗時或賦詩言如讖記京土士庶皆敬事之齊武帝謂其惑衆收駐建康明旦人見其人市還檢獄中誌猶在焉誌語獄吏門外有兩鬢食來金鉢盛飯汝可取之旣而齊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並送食餉誌果如其言建康令呂文顯以事聞武帝帝旣延入居之後堂一時屏除內宴誌亦隨衆出旣而景陽山上猶有一誌與七僧俱帝怒遣推檢失所閭吏啓云誌久出在省方以墨塗其身時僧正

法獻欲以一衣遺誌遣使於龍光廟賔二寺求之並云
昨宿旦去又至其常所造厲侯伯家尋之伯云誌昨在
此行道且眠未覺使還以告獻方知其分身三處宿焉
誌嘗盛冬袒行沙門寶亮欲以納衣遺之未及發言誌
忽來引納而去又時就人求生魚鱸人爲辦覓致飽乃
去還視盆中魚游活如故誌後假武帝神力見高帝於
地下常受錐刀之苦帝自是永廢錐刀齊衛尉胡諧病
請誌誌注疏云明屈明日竟不往是日諧亡載屍還宅
誌云明屈者明日屍出也齊太尉司馬殷齊之隨陳顯

達鎮江州辭誌誌畫紙作一樹樹上有鳥語云急時可
登此後顯達逆節留齊之鎮州及敗齊之叛入廬山追
騎將及齊之見林中有一樹樹上有鳥如誌所畫悟而
登之鳥竟不飛追者見鳥謂無人而返卒以見免齊屯
騎桑偃將欲謀反往詣誌誌遙見而走大呼云圍臺城
欲反逆斫頭破腹後未旬事發偃叛往朱方爲人所得
果斫頭破腹梁鄱陽忠烈王恢嘗屈誌來第會忽令覓
荆子甚急旣得安之門上莫測所以少時王便出爲荆
州刺史其預鑒之明此類非一誌多去來與皇淨名兩

高僧傳卷一
寺及今上龍興甚見崇禮先是齊時多禁誌出入今上
卽位下詔曰誌公迹拘塵垢神遊冥寂水火不能焦濡
蛇虎不能侵懼語其佛理則聲聞以上談其隱淪則遁
仙高者豈得以俗士常情空相拘制何其鄙狹一至於
此自今行來隨意出入勿得復禁誌自是多出入禁內
天監五年冬旱雩祭備至而未降雨誌忽上啓云誌病
不差就官乞活若不啓白官應得鞭杖願於華光殿講
勝鬘請雨上卽使沙門法雲講勝鬘講竟夜便大雪誌
又云須一盆水加刀其上俄而兩大降高下皆足上嘗

問誌云弟子煩惑未除何以治之誌答云十二識者以
爲十二因緣治惑藥也又問十二之旨答云旨在書字
時節刻漏中識者以爲書之在十二時中又問弟子何
時得靜心修習答云安樂禁識者以爲禁者止也至安
樂時乃止耳後法雲於華林殿講法華至假使黑風誌
忽問風之有無答云世諦故有第一義則無也誌往復
三四番便笑云若體是假有許亦不可解難可解其辭
旨隱沒類皆如此有陳征虜者舉家事誌甚篤誌嘗爲
其現真形光相如菩薩像焉誌知名顯奇四十餘載士

女恭事者數不可稱至天監十三年冬於臺後堂謂人曰菩薩將去未及旬日無疾而終屍骸香輿形貌熙悅臨亡自然一燭以付後閤舍人吳慶慶卽啓聞上歎曰大師不復留矣燭者將以後事囑我乎因厚加殯送葬于鍾山獨龍之阜仍於墓所立開善精舍敕陸倕製銘辭於塚內王筠勒碑文於寺門傳其遺像處處存焉初誌顯迹之始年可五六十許而終亦不老人咸莫測其年有徐捷道者居于京師九日臺北自言是誌外舅弟小誌四年計誌亡時應年九十七時梁初蜀中又有道

香僧朗亦並有神力云

論曰神道之爲化也蓋以抑誇強摧侮慢挫兇銳解塵紛至若飛輪御寶則善信歸降竦石參烟則力士潛伏當知至治無心剛柔在化自晉惠失政懷愍播遷中州寇蕩實羯亂交湘曜篡虐於前勒虎潛兇於後郡國分崩民遭塗炭澄公憫鋒鏑之方始痛刑害之未央遂彰神化於葛陂騁懸記於襄鄴藉秘呪而濟將盡擬香氣而拔臨危瞻鈴映掌坐定凶吉終令二石稽首荒裔子來澤潤蒼生固無以校也其後佛調耆域涉公杯度等

或韜光晦影俯同迷俗或顯現神奇遙記方兆或死而
更生或空後空槲靈迹怪詭莫測其然但典章不同去
取亦異至如劉安李脫書史則以為謀僭妖蕩仙錄則
以為羽化雲翔夫理之所貴者合道也事之所貴者濟
物也故權者反常而合道利用以成務然前傳所紀其
詳莫究或由法身應感或是遁仙高逸但使一分兼人
便足高矣至如慧則之感香囊能致痼疾消瘳史宗之
過漁梁迺令潛鱗得命白足臨刃不傷遺法為之更始
保誌分身圓戶帝王以之加信光雖和而弗污其體塵

雖同而弗渝其真故先代交紀並見宗錄若其誇術方
伎左道亂時因神藥而高飛藉芳芝而壽考與夫鷄鳴
雲中狗吠天上蛇鵠不死龜靈千年曾是為異乎
讚曰土資水澤金由火煎強梁扈化假見威權澄照襄
土開導淄川惠茲兩葉纒彼四邊如不繫賴民命何全
高僧傳卷第十

音釋

鷄赤脂切槃之亦切墟址也憇音秘躔女展切倬奴篤切埭徒賚切
也切堰在各切圖淳沿切鞞許戈切躔於計切
也索也鞞鞞同鞞鞞也鞞鞞也

